

反 腐 巨 篇

生 死 关

穆宜林 著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

这女人像磁盘，一下子就把市委副书记邱明给吸住了。
邱明六十来岁，换届上来已四年多啦。

他有魄力、思维敏捷、作风泼辣，在这北方海港城市，原是港务局的党委书记。多年来搞党务工作，得心应手也很有经验。

如今，邱明能爬到市委副书记这个位子上来，却也费了一些周折。问题出在男女关系生活作风上。多亏他老婆孔静怡从中斡旋，最终以找不到什么真凭实据为由，才算平息了升任的风波。

邱副书记接过名片，又情不自禁地看上一眼这位靓丽的女记者。心想，这可是个尤物。

女记者甜甜地一笑，像糖罐子里倒进蜂蜜，甜得粘牙。有点花心儿的人就别想离开这贴“老膏药”。

邱明随便瞥上一眼名片，也是出于礼貌。却没想，这名片上的头衔儿，着实让书记大吃一惊。邱明似乎没听过这家报纸的名字。但如今市场千变万化，报刊多如牛毛，新闻署的官员怕也难全部记清，何况还有“地下”的呢？

《新新人类》文学报社记者
“另类情爱”小说作家
星星演艺集团节目主持人

云云小姐

好家伙，每个名字都能让你震撼一阵子的！

邱书记并非孤陋寡闻。“另类”一词儿，在九十年代末，就在社会上成了一种商品标签，比如“另类歌曲”、“另类餐厅”、“另类书籍”等等，“另类”一族，就像有些文化品位似的开始流行。

无疑，“另类”的背后，是另类的现实，展示着这个时代人类的宽容！否则，怎能允许“另类”一族们，相互标榜地出现呢？

邱明前两天，还看到一家大报上的有关评论文章。详细内容他记不上来了，但在他印象中这“另类”遭到了大多数人的抨击。更有甚者，一位军旅作家，竟然骂到“另类文学”作者“不要脸”的程度。

“另类文学”也称“隐私文学”，作者大多都是年轻新潮的前卫女性。她们不读别人的作品，常常表现出不屑一顾。完全写自己的体验，尤其是大胆、直露地描写个人的性生活和心灵上痛苦的呻吟……有人称她们是“新人类旗手”、“城市代言人”等，看似外表冷漠，内心却飞扬。其实她们用文学在“扮酷”自己，是“世纪病”、“文明病”的“病毒”侵蚀了的一代人物。

令邱明最不敢想像的是，这么快，当今社会的时髦、靓丽人物，竟然一下子闯进了他的视线，闯进了市委副书记的办公室！

“怎么，邱书记对我有什么怀疑吗？”云云收住了笑容，大胆地发问。没等邱明回答又说：“您没接到秋实集团董事长秋实同志的电话？”

“噢，噢……知道，知道。”邱书记极力地掩饰着站起来，伸出一只大手，友好地握住了云云纤细的手。他把她领向沙发，示意她坐下说：“请……请……”

云云淡淡地一笑，顺手摘下了眼睛上的精小墨镜。墨镜是那种白边宽腿儿的时髦产品。

秋实集团实际上没有几个人，但在这海港城市，名声大得吓人。

秋实董事长并不是他秋实的实名，而且很少有人知道他与邱副书记的关系。

九十年代初期，大反“官倒”时，秋实已经是公安局官办贸易公司的经理了。年经有为，才三十几岁，就成了某处的处级干部。后来中央下令，政府部门一律不得经商。去年秋实才从正处级的位子上退下来，亲自“掌勺”，挂牌秋实集团，当起了董事长。但他与公安局的瓜葛，是难以分清的，有这金字招牌，背靠大树好乘凉呀！可实际上，他是为极少数主要人物在谋私利。

有人问，秋实集团干什么？实话实说，实在说不清它到底干什么！现在最时髦的房地产，高级娱乐场所，买卖石油，化工产品，总之，什么挣大钱，就干什么。秋实一句话，还有人给他贷款，贷款数大得吓人。

邱副书记这回更大胆了，目不转睛地望着摘掉墨镜的云云。

云云妩媚地扭动着身子，像要一下子把面前的这位书记，融化在自己的骨子里。

邱明接到秋实的电话，说是有位记者要采访你，我顺便让她带去一张批文，请你给签个字。邱明心领神会地答应了。

云云很大方地坐在皮沙发上，从小挎包里拿出一个很厚的牛皮纸信封，交给邱书记说：“这是秋实董事长带给你的。”

邱书记接过来掂了掂说：“麻烦你啦。喝杯啥饮料？”转身从冰柜中拿饮料。

云云说：“随便。我想……求您一件事。”很直截了当。

“小姐的事，只要我能办到……”邱明斟着饮料笑着说。

云云接过饮料说：“谢谢。我想，这事对您来说并不难……我有一位好友，也是中学同学，原来在检察院工作，三年多前出国留学了。现已学成回国，打算开一家私人侦探所……”

邱明坐在云云的对面，点着头打开了信封，往里看了看并没抽出来，说：“噢，私人侦探嘛，在我国……可能不允许吧……”

“要随便开，不就不求您啦？我很开放，提吧，需要什么条件？”云云抿了口饮料。

邱明随手放下信封，苦涩地笑笑说：“云云小姐，开什么玩笑呀……我是人民公仆，是为人民办实事的……这人民中间，不也包括着你和你的同学吗？”

云云自然地一撇嘴说：“我当然清楚，要不刚才把秋实称为同志呢？现在‘同志’这两字，怕是没人再用了吧？不过，我觉得在您的办公室里，这‘同志’两字的含义，用起来的意义还是很广泛的吧？”她有意地又提起秋实来。

邱明很有感触地瞥了一眼信封，忙笑着说：“就是，就是！这样吧……你让你的同学写份儿简历来，我再……下去给你打听打听……有关这方面的政策。好不好？”

电话铃响了。

云云站起来说：“您公务繁忙，我就不打搅了。改天再来采访……”

邱明走到办公桌前接电话，并拿起一张名片递给云云说：“也好，提前给我打电话。这上有我手机号，一般人我是不给的。”

云云的同学就是佟培培。

前几天在飞机场，云云来采访几位电影明星，飞机误点了，她闲着没事儿在等。

没想到，国际航班到港，在走出机场的人群中，云云也眼尖，一眼就看见了佟培培。

培培穿着很朴素，牛仔裤、牛仔褂，里面是件紧身的白背心。跟打扮艳丽的云云成了鲜明对比。她头一眼没敢认这位女记者，愣了一下就站住了。

云云知道培培没认出来，忙摘下墨镜说：“咋，认不出来啦？云云，林小云。中学同窗三载……好见忘呀。”

培培放下手中提拉的皮箱，这才想起来说：“哟，是你呀，爱流鼻子的黄毛丫头……不是来采访我的吧？”她看清了林小云胸前的记者证。

云云帮培培提拉起皮箱说：“走，今天就采访你啦！咋，没人来接你吗？”

一丝苦涩划过佟培培的脸庞，她向四下望望说：“没人……不过，我还得赶往武警院，要去看望住院的老师……”

“噢，老师，我认识吗？”

“不，你不认识。是我工作后的师傅。他们夫妻……都住院了。”培培有些痛苦地说。

云云大笑起来说：“哎呀……你还是这么容易伤感。你是出国考察呀，还是旅游归来？”

佟培培站在了马路边儿，看云云热情的样子，实在不忍伤害她，摇摇头说：“都不是……几年前吧，我放弃了工作，是检察院检察官的工作。我私自出国……去进修博士……”

“哟，原来你是留洋的学者呀。毕业了吗？打算在国外发展？”

佟培培想了想说：“你是记者，不妨跟你说说……我打算回国定居，并干出一番事业来！估计检察院难以回去了……我选修的是法律和侦破。你接触的人多，见的事物也多……帮我参谋参谋，看我干什么合适？”

“法学博士，还是女博士，好办！尿尿，尿出个豆儿来——真是×里宝呀！放心吧，你的工作包在我身上啦。干什么都合适，只要你有这块金字招牌。”云云大包大揽地拍着胸脯。

培培一愣，惊讶地看着这时髦女郎，不敢相信是从她嘴里说出的话。而且还是位记者，无冕女王再随便，也不能到这程度啊？蹙了蹙眉心说：“小姐，您这是什么词汇呀？”

云云哈哈大笑，旁若无人地说：“学者，莫少见多怪啦……这是我们这几年新兴起来的‘文学新新人类’的标准语言。特点是直、透、露，要求是泻吐后的快感……这句话我还是经过修饰了呢……”

佟培培真是感慨万千地说：“士别三日呀，何况我们这一晃多年？”

“近日马上就给我出一本书，到时请指正啦。”

“要都是这种修辞……实在不敢领教……”

这时过来一辆红夏利，培培忙一招手说：“改日再聊吧，我真得走了。”

云云拿出一张名片递给拉车门的培培说：“不希望真的吓着你。安顿好后给我打手机好吗？凭我的关系，你的事儿我手拿把掐！就像男人的……”

“打住！再这么形容，我实在不敢奉陪了。”

今天，云云向邱明提出了佟培培的事儿，她并没事先争得培培的同意，是有意向市委副书记出一道难题。她也清楚，成

立私人侦探所，确实难度极大，就算能成立，也要变相地起个不是侦探的什么所名。她是受了秋实董事长的委托，借口采访来见邱明的。既然采访不重要了，总该有个正式名目？于是她就想起了佟培培。

云云和培培分手后，她就想方设法地去了解佟培培的一些情况。知道她三年多前，靠上了一位美籍华人，借助这华人喜欢小姑娘的癖好，捞到了不少钱。以后到美国进修，一年多就与这华人离婚分手了。但她并不知道佟培培是因跟老师文广利赌气才走的。关键，云云看上了培培的钱！“文学另类”人，有她们的生活哲学，“实用主义”是云云的主要出发点。

云云可谓一箭双雕。只要粘上书记，没有办不成的事！她想，若是给佟培培办成事，这可是能出资的富婆儿呀！虽然年轻了些但也是富婆！看来，佟培培刚回国，她去看望的老师也指望不上，老师已瞎，妻子又做过癌症手术，怕是顾不了她啦……我必须抓住一切机会，起码帮培培办个什么所，她还不让我当副手？自己也混个“法律工作者”的头衔儿，名声就更大了！真是名利双收……

林小云从市委出来，拦了辆“黄大发”。

司机急刹车，还没停稳，云云就打开了前门，迈脚就上了车说：“武警医院。”

武警医院在市区的东郊，再加上路上塞车，计价器无情地跳着……

林小云心里怪佟培培，打机场分手一直没给她来电话，也许忙？反正她说过，她老师住在武警医院。何不前去找她！就是见不到培培，说是采访一下双跟被炸的文广利，也是捞草打兔子——捎带脚呀。

出租车总算快到了，云云看了眼开车的司机。

司机三十多岁，一脸大胡子，像现在的导演，可气质上又像个屠夫。这一路上不时地看看身旁的女士。

云云早被这种跟神看惯了，并没理会。这回是该她看他了。两人眼神相对，司机却不好意思地一笑，又看前面的路况啦。云云说：“哎，师傅，我好看吗？”

司机一愣，忙说：“还行。比我老婆可强多了！”说完又白了云云一眼。

云云冷笑一声说：“我可是记者，无冕之王！这次车费，就记在账上吧。等我发了财，给你换辆‘红夏利’。”

司机以为她在开玩笑说：“老子可是‘二进宫’刚出来的主儿，就这破‘大发’还是借来的呢。等你有了‘夏利’，还不把我老婆孩子全饿死！”

“你可别拿劳改释放犯吓唬人……我粗的细的都见过！我实话跟你说，妹子坐车从来不掏钱……”云云说着笑着，还像开玩笑。

“你真不想掏？”

“没钱。不开玩笑。”云云认真地说。

说话车就到了武警医院门口，司机把车往前开，前面有条乡村小路。

司机说：“没钱有后也行！反正，不留下点儿嘛，你别想下车。”

云云一看车开进了比较僻静的小路口，心中有些慌了神，忙央告地说：“哎，大哥，这是往哪去呀？为这点儿路费，你还想把我杀喽？”

“杀倒不敢，强奸你最多‘三进宫’罢了。”

林小云忙亲热地靠上司机，手拿把掐地说：“哎呀……大哥，今天实在没时间啦。这样吧，学上海人吃吃豆腐算了……”

这是我名片，有机会……”

司机停下车，板着脸说：“我这人，面横心软……架不住几句好话。滚！”他在她胸前抓着掐着……

小云开了车门，后屁股上还挨了下掐。下了车，全是土地，坑坑洼洼的差点崴了脚。

司机站出车门，冲着往回走的云云叫骂着：“狗屁记者！冒牌货，死不要脸的野鸡……竟想跑我这找巧儿吃……”

林小云走到医院的大厅，静了静神，面不挂红心不跳地整了整零乱的衣襟。她朝住院部走去。

门口的护士挡驾说：“对不起，不是探视时间……”

云云亮出“派司”，说是要采访一位英雄。

云云来到眼科，一提“瞎了双眼”，护士们显出了极大的热情。当她走进病房，却遇到了守候在外屋的值班武警的阻拦。

武警说：“没有上级的批示，任何人不得靠近！对不起，记者同志，请回吧。”

云云好说歹说就是不行。武警战士真死性，怎么说也不通融。云云是一点招都没有啦，只好转身起驾。因为是病房，说话声音很小，临走时云云气不过地大声说：“比见市委书记都难。”

孟淑敏听见了，心想这是谁说话，不像培培呀？带着疑问就走出来。

方芳恢复得差不多了，架着拐也随着淑敏走出里屋。

孟淑敏和方芳跟到外面走廊，见是位记者，就叫云云说：“记者小姐，有事吗？”

云云回过头来，琢磨这女人一定是文广利的妻子啦？这脚上绑着绷带的是谁呀？她慢慢地转过身走回来笑笑说：“我想

找……我的同学佟培培。”她话峰一转，再不提采访的事了，说出了来此的真实目的。

孟淑敏很自然地抬起手腕，看了下手表说：“培培每天都来看老师，再有不到一个小时就该到了。你要没什么要紧事，就等她一会儿。”

“我找她倒有要紧的事。您就是大名鼎鼎的孟淑敏吧？”

孟淑敏笑笑说：“哟，就那么鼎鼎大名？是培培告诉你的吧？”

“别忘了我是记者呀。佟培培只提要到医院来看老师，连名字都没说。”

“噢，看来你还是个很灵通的记者呢。就在这儿坐一会儿吧。”孟淑敏示意了一下走廊两旁的长椅。

云云坐下，为显示自己她说：“我刚从市委副书记邱明那来……您也坐。”她随手从小包里抽出邱明给的名片，让孟淑敏看着说：“哟，这是邱书记给的名片，您要是……有什么困难就找我……”

孟淑敏没接名片，笑着说：“您要是名片，我倒可以要一张。”

“有，有……”云云忙又抽出一张，礼貌地递给淑敏说：“请多关照。”

孟淑敏接过名片看了看，转身递给早已坐下的方芳说：“替我拿着。这位记者还是个很时髦的女作家呢。请问，你的作品大名是……？”

“不好意思……”云云又拿出张名片说：“再给您一张。”

“一张就够了。”淑敏没有接：“想看你的大作。”

云云说：“实话实说，我的小说大概要到年底才能出版……到时一定奉上。”

“好，到时我一定拜读！说实话，我正想了解一下，你们‘新新人类’、‘另类一族’的大作呢。今天，我也算开了眼界，外表看，还算是‘美女作家’呢。”孟淑敏在报上见过有关“另类文学”的报道。她只是这么客气地一说，谁知道她的生命时间表里，还能不能有空儿去读这些闲书？更何况，她还有案子急需去破呢！

云云放好名片，随手拿出化妆小盒，打开照了一下，像极为自然地补了补妆说：“这位小姐是你的病友吧？腿怎么啦？”

孟淑敏说：“比病友可要亲密得多。佟培培跟你是大学同学？”

“不，我们是初中同学。儿时的伙伴……不更亲近吗！我连高中都没毕业……”

“噢，高中没毕业就成了作家，不简单。”

云云化着妆说：“我认为学历并不多重要，问题是要有真才实学……”

方芳一直没说话，这时却冒出一句：“只胡凑八凑地写上几本自身的体验，称不上什么真才实学的！我觉得，这也是出版界的腐败现象。”

云云一愣，看着这位同龄人，比自己还有些魅力的靓姐说：“噢，出版界也能腐败吗？”

“凡是有权势的人，都可能搞腐败！”孟淑敏说。

方芳说：“文学作品应该是有社会责任的艺术作品！若只是一味地追求金钱，连女人的廉耻都不要，这不是腐败是什么？这样的‘作家’，若能称其为作家的话，我看不如改行……”

“哪去干什么？”云云的脸都不红地问。

“卖‘肉’更直接些。”方芳愤恨地说。

孟淑敏拦住方芳的话头说：“这么说有些过于偏激了。我们还是换个话题吧。说实在的，我俩都是外行。活着就是为社会多做贡献的！又都是搞公安、法制工作的，很想一下子就能净化社会……云云小姐千万莫怪哟。”

云云补妆后的粉脸，也看不出多红来。她装出大度地样子说：“没什么……其实社会上卖‘肉’卖‘灵魂’的又何只我一个呢？你们若真能一网打尽……我倒情愿首当其冲地被净化掉！”

正说着屋里出来个人说：“孟同志，病人醒了，请您进去吧。”

孟淑敏站起来说：“好，我就来。”她转向云云说：“这位方芳是学法医的，你们俩可以心平气和地多聊聊。都是同龄人嘛……还能找到共同点的！”

这时，楼道里传来了皮鞋声。

三人向楼梯口望去……

二

孟淑敏、文广利追随着肖平公安局长，从河北某市又调回了这北方海港。

尽管他们在一次次的反腐败大要案中，舍生忘死、战功卓著，但却没有一枚勋章的嘉奖。

三年多后，为了彻底地揭开这海港城市地腐败分子，在中央首长的布置下，迂回地回来，任务更艰巨了！

肖局长为了更好地集中力量，把文广利直接安排在市公安局任自己的助手。虽然在名义上广利不如检察长兼反贪局长职位大，但他一是不计较地位，二是一心一意地要挖出这海港城市的腐败，把三年多前的“桑拿谜案”搞个水落石出！无论在检察院还是在公安局，性质是相同的。

孟淑敏只因癌症恶化，也没回检察院去，肖局长为安抚她，还得发工资治病，就按她原法院副院长的职位，给她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，安排了三级警监的警衔，但没有具体的职务。

肖局长这次回来，还兼任了副市长主管政法部门的工作，只等换届改选再正式通过“人大”任命了。

没想到的是，文广利回来才仨月，在一次深入查找原“桑拿案”中的主要见证人、女法医方芳的任务中，双眼被炸瞎了。

晴天霹雳！

司法工作者，怎能没有双眼呢？他们靠的就是明察秋毫的火眼金睛！

这下可急坏了肖局长。他一方面安排积极地治疗，另一方面马上向中央老首长汇报了详情。他想争得中央首长的支持和帮助……

中央首长更是关心细致！马上派来了北京同仁医院的眼科专家小组。遗憾的是，专家鉴定文广利的双眼，必须换角膜，否则是无法复明啦！

肖局长一下子陷入了困境。两员大将本还能有一位，可孟淑敏已是癌瘤转移肺部，多次吐血，回来后就直接住进了武警医院。这回可好，夫妻俩同住在了一个医院的楼上啦！

在肖局长调往河北某市后，文广利和孟淑敏因工作中的“失误”，迫使“桑拿案”侦破一半，停了下来，只好也调到肖局长的麾下，成了肖局在某市的左膀右臂，不可多得的得力助手。按中央首长指示，要重新揭开这海港城市的腐败盖子，指令把文广利和孟淑敏一同调回，共同继续深挖这座城市的祸根……

别说“桑拿案”无法侦破下去了，令肖局更头疼的是，在这回来的三个多月中，似乎查到了一起重大走私案的根源，而且跟“桑拿案”有牵连……会不会这走私案的总祸根，正是要深挖的祸首呢？肖局正在喜出望外之际，文广利却出了事……

肖局三天三夜没合眼了，他吃不下，睡不着。人整整地消瘦了一个尺码，穿上特制的警服像借来的，逛逛等等的没了局长的风度！

肖平他坐在皮沙发里，眯着双眼在想事。“红塔山”、“红云”换了好几盒，烟灰缸都堆成了山，秘书已给倒了两次啦。这会儿正在较劲儿，他不让秘书再进来。

可唯一结论是，必须尽快找到“角膜”！只有让文广利复明，才不致于使案件再次流产！要重新地去调查，实在是耽误不起功夫呀。

孟淑敏着一身三级警监的制服，她那特有的修长体念给人一种铮铮铁骨的感觉。英姿勃发、正气凛然，威武、飒爽，二目炯炯、神采奕奕……俊俏的脸上慈眉善目，透着一副菩萨柔肠。若是仔细端详，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疲惫和被病魔折磨的憔悴。

她轻轻叩开了眼科尤主任办公室的门。

尤主任正在写医嘱。

尤主任放下手中的笔，抬起头一愣。

夫妻警察虽也多见，但像她三十多岁的三级警监衔却是少有！又听说她是做过子宫癌手术的病人，如今病灶又有了发展，正住在肿瘤科病院房。她丈夫文广利在执行任务时突然被炸瞎了双眼，她一直穿着便服守护着。还真是第一次见她穿戴这么整齐、严肃、这么仪态端方呢……

“是你？请进……找我有事吗？”尤主任礼貌地站起身来，手一摊，示意请她坐下。

孟淑敏朝前走了两步，笔直地站在尤主任的桌前，含着苦涩的微笑说：“尤主任。”紧跟双足并跟儿地立正，举起右手，在女警帽下，“叭！”地行了个极其标准的军礼，气宇轩昂、气凌霄汉。而后，她缓缓地坐下，挺直了腰板，像是有意地赶走病魔。一双清沏的大眼，凝视着尤主任，张了张嘴，欲言又止地像是很难启齿……

尤主任猜想：八成是为“十二床”换眼角膜的事。谁的亲人双眼炸瞎了，能不着急吗？

所以尤主任并没催问她。

他和她都清楚，角膜太难找啦！需要角膜的人太多了，登记几年都换不上角膜的人，更是数不胜数。

尤主任心里话说，别看你是警官，职位再高，再特殊急需角膜，我也是无能为力！只要你张口，就是说出十二万分急需的理由来，我也只能客气地说：对不起。我虽是眼科医生，应该消除病人的疾苦，但确也有力所不能及的！

孟淑敏一汪秋池强忍着涨溢的秋水，这几天哭红了双眼。但她是不当着人流泪的，甚至连在丈夫文广利面前，都不愿轻易掉泪。此时的她鼻翼忽闪忽闪，双唇颤抖着，怎么也说不出一句话来。

尤主任五十多岁，一头花白的自来卷发，不紧不慢地去给孟淑敏倒水。他老练地练就了无论病人或家属有多着急，多难过，他都会表现出“无动于衷”的表情。

大夫都是慢性子，急脾气的人当不了大夫。你急他不急，因为见得多啦。否则成天着急还不把人急死？有人碰得头破血流，急忙上医院、挂急诊，却见大夫不紧不慢、不慌不忙地处理……就是这个道理。何况忙乱会出错呢。

尤主任把开水放在孟淑敏面前，又坐了下来。意思是，别急……喝口水慢慢说……

孟淑敏泪水像散落的珍珠，终于忍不住地掉了下来。她断断续续地说出了来意……

一语道出，石破天惊！

令尤主任火上房都能处惊不乱，此时却把双眼睁得大似鸟卵，目瞪口呆地竖起了如关老爷的吊角卧蚕眉，双眼几乎成了两个惊叹号！从来不着急的他，焦急地惊呼：“你……你不是开玩笑吧？”

“不！我是真心实意的！”